我想講我媽和她老家的故事。我不會寫，但我不得不寫，憋著特難受啊！

我爸去世前說話還清楚的日子，不止一次跟我說「你真不如你媽！」，奇怪，我總也不覺得生氣，因為連我也打心底佩服我媽。我媽是兩年前九十二歲上去世的，喪事禮拜時，我大哥上台追述生平，幾度泣不成聲，他說母親是他為人處事的典範，遇到任何難題，他總會先想，換作母親會如何面對如何得當地處置。

我是五個孩子排中的獨生女兒，雖然隨著一家七口紮紮實實經過國軍撤台民國四五十年代清貧如水的日子，但我畢竟是母親可以傾談的對象，被柴米油塩壓得喘不過氣來之餘，母親把她老家幾代的事兒，講床邊故事似地，翻兜兒講給我聽，也講抗戰中隨學校搬遷睡廟上課，後來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加入黃河大合唱鼓舞軍民的事兒。經年累月，加上我媽年邁時不斷反覆，我乾脆寫筆記外加劃表，弄出幾張很像家譜的東西。

抗戰勝利前，母親在福建長汀與父親結婚，堅持一道帶出還在求學的唯一妹妹，無可選擇地把老母親留給她那父親早逝，十三歲就分擔家計的唯一兄長。如今，在台北生活多年的姨媽姨爹亦近九十之齡，體況漸弱。

江蘇南昌我媽的老家宅院遠近，還住著我大舅家族後代，大舅大舅母前些年相繼高齡辭世。母親馮姓同輩，唯她一位堂弟毓昌夫妻還在，也在南昌，管我母親和姨媽叫大姐二姐。母親生前行動不方便後，每年由我代覆毓昌舅的賀年卡，附幾句問候。我寫信報告母親去世消息，毓昌舅跟我通了幾回電話，之後舅舅讓她在北京工作的女兒馮暉跟我通上email。就這樣，我成了我媽下一代人裡，頭一個跟她老家親人保持聯繫的口兒。

年近八十的毓昌舅和愛國嬸，一年多前先後跌了不輕的跤，手術後靜養甚久才漸漸康復。二老每年十一月到三月都住來北京女兒家過冬，因為北京供暖，也比南昌氣候乾爽得多。今年三月初，我趁二老還在北京，心思一來立刻買張機票隻身飛過去探望他們，頭一回見面。三天裡，我哪兒也不肯讓他們帶我去逛，只陪著二老喝茶聊天，細問更多老家的事。舅舅說，若不是我問起，後代沒人會問了。

除了那幾張家譜表留白被添註得滿滿，我還另抄了幾些筆記回來。我知道再不動手寫下，只怕許多故事就又生锈連不起來啦！

X X X X X X X

妹妹一出生，五歲多的敏子就過繼給膝下無女的大伯父夫婦帶到日本長崎去了。敏子就是我媽，本名毓芳，另有一兄毓春，一妹毓慧。因為出生於元旦，敏子上學後改名元娥，是我們一直只知道的我媽的名字。九歲這年，敏子三十六歲的生父耗盡吃喝嫖賭的青春睡進了棺木，姑姑把敏子從蘇州接回來奔喪，自此回到本家。

敏子的祖父和父輩大家族屬五族排行，祖父是老二，家族中稱二祖父。二祖父是紹興師爺，專為縣長出計謀拿主意，也管錢。元配生下敏子的大伯父馮錫之，二伯父馮揖之；元配病逝，續絃祖母生了一子一女，一子馮樂之即敏子三兄妹之父，家族排行老七；一女36歲才嫁人，育有一雙兒女，48歲上死了丈夫攜子女回到祖家，守著自己母親過了二十幾年度完餘生。三祖父之後為五伯父馮緝之、二姑姑、三姑姑，三祖父和三奶奶早逝，子女由高祖父隔代養大。其他三伯父四伯父和六伯父，則為敏子的大祖父或其他兄弟所生，名字與家況不詳，六伯父好像夭折了。

回頭講講敏子過繼大伯父馮錫之家的事。大伯父得敏子為女甚為疼愛，時常抱坐膝頭逗樂，敏子喚其嗲嗲。大伯父派駐日本長崎領事兩年，夫妻倆攜敏子赴任。大伯父某日酒醉倒臥長崎街頭，遭新聞披露而丟官回了上海，曾任上海某中學校長一年後亦去職。大伯父的獨子，敏子稱呼大哥的，自小聰明，書讀得好，又會做人，最得祖父鍾愛，官拜全國最高法院的推事。大哥婚後未生育子女，夫妻倆視敏子如女。未料，大哥在上海愛上一位日本藝妓深陷情事，某日無防遭情敵日本軍官攻擊受了重傷，住院無法治癒而亡。至此，須另提敏子的二伯父馮揖之，好逸毋勞，未任事或做營生，結婚成家前即好色成性，婚後生一子，仍不離女色，終染花柳病而逝。二伯父之子敏子稱二哥。二伯父逝後，妻小由大伯父撫養，二伯母憂悶得了失心瘋病，在大家族裡遭歧視，甚至裹腳布生蛆都無人關顧，終至病亡，時二哥年方十七。大伯父痛失英才長子不捨之極，恨不得二伯父的兒子替之，二哥既失父母，大伯父乃交代比照二哥身材打造其子棺木，親族人咸以為欺人太甚。大哥逝後未久，祖父思念愛孫逾恆，抑鬱而終；第二年，大伯母亦因思子情切病逝長崎。大哥逝後，敏子隨大嫂回其蘇州娘家住居。在蘇州時，大嫂常顯心情不佳，敏子時見其凌虐丫環阿麗與阿鮮，兩人買自東北高麗朝鮮而名之。大嫂成天打牌，命阿麗阿鮮立旁搖扇，不准瞌睡，否則以牙籤撐開眼皮；細故即罰二人跪樓頂曝日，敏子偷偷為兩人送食餵水，大嫂發現，責罵敏子「丫頭癖」。約半年，敏子生父病危，乃由姑姑接回九江，敏子九歲了。

其實，二哥十七歲喪母後，由大伯父引介考取上海國貨銀行當練習生，正是蔣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任董事長，多年後二哥升遷至機要秘書；所娶二嫂為鄉下人，樸實無華，生育二女。大伯父人生處處失意，住到二哥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的家來就養；日子過得頹唐，經常喝酒醉倒在外面，被印度巡捕驅趕；房裡床單睡得污黑也不洗。想必二哥二嫂並不敬重大伯父，因倫理傳統才無奈收容。二哥五十餘歲病逝，託夢宋子良照顧妻小，宋子良不時來家探視。

話說敏子因父逝由姑姑從蘇州接回九江家中，叫回本名元娥。當時父親停柩大堂，要做完七七才下葬，元娥和三歲多的妹妹毓慧，不知哀傷，在靈襯旁捉迷藏玩兒；元娥也記得深夜守靈時，聽見後院裡飛來大雁棲枝豁豁的哀鳴，時民國十八年。此後，三兄妹與母親顧玉珍，連同祖母、姑姑，都由五伯父供養。祖母命好，五伯父事祖母甚孝，老人家無憂無慮活到九十五歲睡夢中仙逝，生前不時樂呵呵唱著「牛耕田，馬吃穀，別人的兒子我享福！」

話說元娥那位親姑姑，從小被其母驕寵得不成樣，九歲還讓人餵飯；年過二十，親友多方說媒她都不中意，大伯父介紹駐日副領事讓她填房，她不答應，祖母曾責之「不要七撿八撿，撿個漏燈盞哪！」姑姑直到三十六歲才嫁給姓承的，仍是填房，前室有兩個兒子，大的本事不大，小的尚稱孝順，卻在二十七歲上就病死了。姑姑自己生了一兒承伯昌及一女承莊怡，元娥的表哥表姐。婚後十二年，姑姑四十八歲守了寡，攜一雙兒女返回九江老家守著母親過日子，也由五伯父照養，家族晚輩稱喚姑姑”姥爸爸”。姑姑活到七十頭上去世的，死後三天，九十五歲的祖母大悲亦隨女兒逝去，無疾而終。

回到五伯父和我媽這兒。二祖父和三祖父逝後，一肩當家的五伯父馮緝之，學養豐富，為人穩重，愛看書而不多言，最高當到九江縣長，也當過煙酒公賣局局長，上了年紀才交棒降任科長。我媽說大家都敬重五伯父，他使個眼色，家人從大到小就知道意思，家中從不聽見吵架聲。大宅院中有廚子有丫環，丫環連喜生得絕美（成年後嫁去上海），而黑瘦的丫環安吉卻更聰明靈巧。安吉七歲就到馮家來了，有雙解放足，手腳麻利得很，察言觀色，會做事又會做人，總把家務打點得四平八穩，五伯父信得過讓安吉管錢負責採買，祖母也最聽她的話，服服貼貼的，房裡點心瓶罐總不缺老人家嗜食的各式零嘴，五伯父心中甚愛安吉。三兄妹中，大妹元娥最討五伯父和安吉喜歡，因為小妹任性愛哭，哥哥精明，元娥格外懂事安靜，安吉讓元娥每天出門上學時自己從零錢罐取銅板，快完了就填滿，從不見底；下雨天安吉一定到學校給元娥送傘，元娥也極愛安吉。五伯父元配生一子潯生（九江另名潯），產後病逝；潯生略長安吉幾歲，成長中因受安吉服侍而生愛，五伯父不許，藉故取窗上撐木責打親生兒致死，那年潯生才二十歲。五伯父的話更少了。

安吉十七歲由五伯父收房；五伯父常讓元娥姑姑之子承伯昌表哥來家料理些雜活兒，包括年節喜慶佈置等，伯昌因而與安吉相熟，兩人總有聊不完的話；元娥見安吉常與伯昌幽會，埋在心裡不說；大廚子老汪看在眼裡，替五伯父揪心，曾暗示過五伯父。收房十年，有一天安吉安排包餃子吃，全家人忙著和餡料趕皮兒，安吉趁隙以繩索吊下預藏的私貨，跟伯昌表哥私奔了。一家人趕皮兒，沒趕上人。我媽說安吉計劃帶大妹一起走的，被伯昌表哥勸下，說若帶走大妹子，家人一定來追，這年大妹我媽十三歲了。安吉提走存摺裡五千大洋，留了張字條「不要追我，在馮家二十年，論工價我也值了。」當年，兩進大房子才值一千大洋，而一個小學教員每月十五個大頭就養活一家人還有錢存。家人問五伯父要不要把人找回來，五伯父說算了，找得回人，找不回心哪！

奈何安吉的後運並不好，她和伯昌逃到上海連喜處暫居，懷孕足月卻難產而死，男胎也沒能活下來；伯昌表哥從上海轉到對面泰和縣其姐承莊怡處，之後娶了縣長的女兒。安吉大概怎麼也想不到，她帶走的那麼多錢，只好過了伯昌。安吉遺體無處安葬，暫存廟宇中，直到1950年祖母逝後，才由毓春舅將之移葬回南昌家族墓園，總算有了歸宿。

安吉逃離老家第二年，五伯父再收房十六歲的新姨鍾淑華，次年生子毓昌，小名老扁，年過五十的五伯父算是老年得子。老扁兩歲多，抗戰中全家暫遷湖南常州，當時五伯父已患肺疾，後新姨再生女兒毓湘（生在湖南而名），小名桂桂。新姨年輕愛交際常往外跑，五伯父不悅，堅持回贛州。抗戰勝利，再從贛州回南昌，一家人乘櫓船順贛江而下，近岸時，老扁興奮觀望岸上沖天的慶祝煙花失足落水，幸即刻抓住捲綁在船側的桅桿被櫓夫一把救起。

回到南昌不久，雖歡慶八年抗戰結束，五伯父的肺病卻無起色，於六十之年病故，老扁才六七歲，五伯父逝前囑託大舅和我媽照顧弟弟。

五伯父逝後，我毓春大舅責無旁貸的當了家。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大舅讓尚年輕的新姨改嫁。大舅公司同事金克彩常來家走動，想追求元娥，但元娥認為他看起來像個茶房而不喜，後來新姨嫁之離開老家，老扁及妹留家中，由伯母和姑姑照顧，桂桂（毓湘）兩歲多送給毓春舅的朋友農民銀行襄理邵公石夫婦領養帶走了，改名邵綿綿，自此失聯。

元娥在大家庭裡默默看著大人世界的一切，父親被祖母寵慣得只知享樂毫無責任感，家裡不時交代人拿銀子去賭場或姑娘堂子贖他回來，不知敗掉多少家產，也敗掉了身子，三十六歲就英年早逝。元娥的母親大字不識軟弱認命，凡事拿不定主意，對小女兒毓慧也一味寵溺，我姨媽六歲還成天抱著餅乾筒，動不動就賴在地上哭閙；過了年齡還不肯上學，被哥哥姐姐哄騙去學校，一點小事就扭頭回家不上課了，拖拖拉拉才把小學讀完；元娥夥同哥哥使計讓她讀中學住校，遠離母親溺愛。元娥的哥哥毓春書讀得很好，父親逝後，小學畢業就到中華書局打工，後經五伯父介紹至貿易公司工作，慢慢從會計員升主任再至襄理。

我媽可不同，她知道唯有讀書是讓自己獨立的路，因此一路爭取繼續升學。祖母說女孩子幹嘛讀那麼多書，遲早要嫁人的。五伯父到底是見過世面的人，不多哼氣，幫元娥繳學費沒二話，要元娥用功把英文也讀好。大舅曾介紹貿易公司同事任幼青來家當元娥的英文家教，幼青對元娥有意思，但元娥不來電，認為幼青兩位家兄倒比他優秀得多。

我媽毫不在乎穿好的吃好的，過年時長輩延裁縫來家為各人量製新衣新襖，或為皮袍換裡換面的。元娥從不注重這些，穿上新皮襖，母親一再叮嚀她別亂動弄皺了，她乾脆回屋脫下仍穿回舊衣自在些。但元娥喜歡大宅院裡準備過年的氣氛，每年十月就開始忙了，後院養的閹雞長得快又大，宰殺後取出內臟，不去毛，肚內遍擦花椒塩，吊在廊簷下風乾，即成風雞；整條魚以同法製成魚乾，大的魚乾立起有半個人高；茡薺也置吊籃裡風乾備用；大年三十後，沒吃完的食材封浸在食油桶裡可以久存。元娥也難忘老家宅院裡高大的柚樹和桂花樹，夏秋飄香。

大約是1941年，元娥初中畢業後離家赴江西泰和縣的文江，就讀由極負盛名的幼稚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創辦之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非教會辦的幼師學校。陳鶴琴倡導新式教育，大力提倡課外活動，培養學生自治精神，很快為此校贏得了聲譽，1943年由教育部長[陳立夫](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7%AB%8B%E5%A4%AB)批准改為國立師範專校。在幼師求學，是元娥最快樂的時期，無拘無束，打籃球，演話劇樣樣來，級任熊老師循循善誘極負愛心與耐性；某次上課，元娥活動得睏倦，忍不住趴在桌面打盹，豎起課本掩蔽，熊老師一邊繼續講課一邊慢慢走向元娥，輕輕拍醒元娥笑曰「你睡覺還掛帳子啊？！」，元娥羞窘得恨不能鑽地洞。熊氏一門四姐妹均任教職，二姐任幼專校長，熊老師排行第四，元娥與同學通稱她四熊老師。四熊老師來到台灣任國大代表多年，與元娥及老同學們年年聚敘，直到耄齡。

在文江時，姑姑交代元娥就近到泰和去探望其女承莊怡，元娥去表姐家小住了些時日。莊怡表姐未受良好教養，曾與家對門就讀厦門大學的夏淑恩君訂婚，未婚夫不久見其家進出分子複雜，而其母言行亦可議，因而退婚。莊怡表姐後來嫁給黃振鐸。元娥小住期間，常見其家前廳客人打麻將，表姐至後屋蹲盆小解，刷刷有聲，毫不避諱，元娥心中暗自羞赧。

五伯父有兩個妹妹，大妹嫁到北京，夫亡後回九江住了兩年，會幫忙衲棉鞋底和鞋面；小妹適孫後病逝，這位妹夫後來續絃，生一子夭折了，生一女孫寶華，婚配成了元娥的大嫂；毓昌舅也從表姐改稱大嫂了(堂嫂)。

學校放假元娥回老家，哥哥毓春準備成親了。某次哥哥赴遠地出差，問兩個妹妹需要他帶什麼東西，他一向疼愛兩個個妹妹。元娥開列一張清單，駝絨大衣、絲絨襖袍…，妹妹毓慧則說什麼都不想要，姐姐把她拉到一旁「你怎麼這麼傻，這是哥哥最後一次問我們了，等新嫂子進了門，哥哥就不會管我們要什麼啦！」，於是元娥也幫妹妹列了張清單才算完事。嫂子孫寶華也來自大家庭，一連生了兩個男孩，文清和文義，文清之名取自贛州文清路，較遲又生了女兒文韻(蘭蘭)和幼子文康。文清和文義幼年頑皮得離奇，令元娥印象深刻，某日怨其爹娘沒帶他倆一起出門吃喜酒，大嫂回家發現幾雙玻璃絲襪被剪破扔進痰盂。文康一路讀到工農兵醫學校，畢業當了醫生，自己卻在四十歲上就患肝病去世了。毓春大舅當家後重男輕女觀念極重，蘭蘭打小幹盡家中粗活，出嫁後反而過得好些，生了孩子，至今常回南昌老家看看。家族小輩同稱毓春夫婦姥爺姥娘。

抗戰時，元娥學校集體撤退，曾經長途拔涉遷到廟祠上課睡覺。我媽說年輕什麼都不怕，臭蟲叮得渾身包，照睡，吃起大鍋飯胃口奇佳，大多同學都還是胖嘟嘟的。

元娥幼專畢業，抗戰還在打，一大家人從南昌逃難至贛州，元娥進市立圖書館任職，因而認識常去看書借書的父親魏子雲。父親對吾母甚有好感，總在還書時夾一紙情書。館長廖伯坦和張佩子夫妻也鼓勵這樁美事，成為我爸媽婚禮上的介紹人，來到台灣仍是常相往來的好友。元娥第一次領薪响，買了好吃的零嘴提回家孝敬祖母，也塞錢給她，老人家咧嘴笑曰「喲，沒想到這年頭，女孩子也能賺錢哪！」，我媽說 ，她就等祖母這句話。

母親結婚時要父親答應一件事，她要帶妹妹一起走，因為耽心留在老家妹妹沒法完成專科學業。元娥拜別母親時，請母親原諒只帶妹妹走，要母親跟著哥哥過，說否則哥哥會被親友責難。母親取出一包袱手飾要元娥帶在身上，說隨夫撤退台灣一路或許用得上。元娥堅持一枚不取，她安慰母親說『您放心，我跟著子雲，如果過得好，就用不到這些；如果不好，您給我再多也是敗光；哥哥有妻小了，您留在身邊打點。』這就是我媽。就這樣，我媽帶著我三歲大哥和一歲二哥，肚裡懷著我，加上我阿姨，隨大批空軍眷屬乘太平輪來了台灣，自此與老家音信阻絕四十年。

我媽難忘五伯父養育之恩，也始終沒忘五伯父的囑託，心頭總牽掛著老扁弟，埋著一份愧疚。

我外婆，同輩中稱七嬸，跟著大舅的後半輩子還算安適，不大管事，喜歡化個粧看個戲，特愛白蛇傳，看上百遍也不膩味，有時甚至在劇院過夜。七嬸獨自住宅院裡一間小屋，出門上鎖，來去自如，由一位張媽陪伴照顧，家族晚輩背裡喊她老怪，六十多歲病逝。

毓春大舅在貿易公司任職多年的積蓄，跟友人合夥投資開辦了一間磚窯廠，做熱了幾年，文革起時經營不容易，被迫關廠。大舅用庫存的磚瓦，在南昌市中心蓋了棟三層樓房，和舅媽一起顧養著幾大家人。

元娥大嫂孫家的後代表親也不在少數，大表哥有三個兒子，孫榮強、孫炳文、孫少剛（已亡），女兒孫元貞；二表哥孫卓庵是個地寶，四處串門子道聽途說報消息，有兩個女兒小四和小五；小四嫁給孫殿甲(糖尿病逝)，生兒小平及一女；孫家另有一稱喚姥娘為三姑的孫光明(原名孫獄年)，眼瞎卻能自理生活，光明有一位當演員的哥哥孫嵩年，嵩年的兒子德修也在贛州。

毓昌舅說他乳名本來不叫老扁而叫元元，因為家族中孫元貞也叫元元，為免混淆，長輩主動把他改叫老扁，有了圓的就來個扁的吧！妹妹讓邵公石抱走時，老扁舅是知道的，至今還在設法尋找這個妹妹。

老扁的親媽新姨鍾淑華，改嫁給金克彩後跟著到了遂川，生了個兒子金麟。金克彩去逝，新姨獨力撫養兒子；有一段時間回到南昌，在毓春舅三層樓屋對街巷裡的市場賣菜維生。地寶表哥孫卓庵得此消息，應是告訴過毓春舅，毓春舅不悅，不讓他張揚此事，愛國嬸得知後也嚥在肚裡，因為當時毓昌舅和愛國嬸都是軍職，一雙兒女馮晨和馮暉還小，尚由姥爺姥娘拉拔著，親得很，馮晨馮暉管大伯夫婦叫好爸好媽的。新姨的妹妹曾經抱著金麟過街來家理論，想讓毓昌認母，也讓兄弟相認，毓春舅不答應，聽說當下吵得很兇，毓昌夫婦不知此事，不了了之，誰也沒認著誰。這是大時代的糾結折磨，不是誰的錯。

新姨這小兒子金麟很爭氣，出息得很，當到文聯主席，娶妻黃繼萍，二人事母至孝。新姨活到九十二歲，最後老病臥床五六年，兒媳提起總要落淚，新姨逝前囑兒務必找到兄姐相認。前些年，金麟設法找到哥哥毓昌，毓昌夫婦都已退休，始得赴母墳下跪祭拜。見墓碑上金克彩之名，毓昌憶起正是早年常來家走動的那位，毓春大哥的同事！金麟有子金一黃，目前也在北京工作，偶與毓昌舅的女兒馮暉聯絡，總算後代有了交集，毓昌舅也一了認母的心願。

愛國嬸娘家姓余，又是個大家族。元配母親生了六個孩子，分別名愛中、愛華、愛民、愛德、愛國、愛道，愛中愛民兩男均逝，愛德和愛道是愛國嬸的姐姐妹妹。之後父親外遇娶了二媽，二媽生兒余秉中。二媽之妹當年在蔣中正團隊裡工作，於是秉中母子隨著來了台灣。余秉中讀完書在高雄我婆家附近的內惟國民小學教書，跟我姨媽馮毓慧竟同事了幾年，二人始終不知這份淵緣。話說愛國嬸的二媽去了台灣，其父則轉回老家與元配團聚，再生一弟余廣武，可惜早逝。兩岸開放後，我爸媽回老家探親過兩回，不幾年，愛國嬸和姐姐妹妹也結伴來過台灣跟弟弟余秉中見面，待了三個月。舅媽的姐姐愛德，幼時因保母大意讓她從高處摔下，傷到脊椎，發現不對時已難矯治，個頭矮且嚴重駝背，卻仍堅強活過八十才逝，有兒有女。舅媽姐妹很親，多年來各家互相幫扶，第二代第三代也互通聲息。

上面有些內容，是我這次去北京(2014年3月)跟毓昌舅和愛國嬸詳談中補滿的。

現在，得說我媽嫁給我爸以後的事了。